

石钟扬说《金瓶梅》
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

致命的 诱惑

斗
命
經

致命的 的 诱惑

石钟扬说《金瓶梅》
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致命的狂欢——石钟扬说《金瓶梅》：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/石钟扬著. 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6

ISBN 7-224-07660-0

I. 致... II. 石... III. 金瓶梅—人物形象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8134 号

致命的狂欢

——石钟扬说《金瓶梅》：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

作 者 石钟扬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：710003)

印 刷 三河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 开 20.75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 286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24-07660-0/I·1214

定 价 28.80 元

序：汪洋恣肆，机警颖睿

吴敬

《金瓶梅》研究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被称为“金学”。以1924年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出版，标志着《金瓶梅》研究古典阶段（明清序跋、丛谈、评点）的结束；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《金瓶梅词话》，标志着《金瓶梅》研究现代阶段的启动；以中国大陆、港台地区、日韩、欧美四大研究圈的形式，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；以版本、写作年代、成书过程、作者、思想主旨、艺术特色、人物形象、语言风貌、理论批评、文化传播、资料汇编、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，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学术水平。金学，遂为当代显学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仅1901—2000年，中国（含港台地区）所出版之《金瓶梅》研究专著，即达199部（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）；中国大陆（不含港台地区）中文报刊所发表之《金瓶梅》论文，多达1949篇。而且，1980年以后其专著有190部，其论文有1903篇。

另在中国大陆，1985、1986年在江苏徐州，1988年在江苏扬州，1990年在山东临清，1991年在吉林长春，1993年在浙江鄞县，先后召开了6次全国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。1989年在徐州、1992年在山东枣庄、1997年在山西大同、2000年在山东五莲、2005年在河南开封，先后召开了5次国际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。

中国的《金瓶梅》研究，经过冷热起伏，终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

起,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。

中国金学队伍中既有颇多建树的青年金学家,他们的考证、评析、考论、新解、新证,使得金学园林花团锦簇,成为中国金学宝塔耀眼的塔尖;也有著述丰厚的中年金学家,他们是这座宝塔的塔身;中国金学宝塔的塔基则是由老一辈金学家营建,可谓源远流长。

中国的金学队伍在新陈代谢中发展壮大。在这个队伍之中,不断有卓越的新人新作出现。石钟扬先生即为其中之一。2000年10月,第四届国际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在山东五莲召开,钟扬当时为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,虽然早已发表过多篇《金瓶梅》论文,却是第一次出席金学会议。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行文汪洋恣肆,言谈机警颖睿,又因为乡谊(我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),便感到格外亲切。其后不断有书信往来。不久他调来南京财经大学。2005年9月,在河南开封召开第五届国际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,他未能与会,大家颇觉遗憾。2005年11月,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在南京召开,遂又谋面。前不久,他电话约我为其大著作序。我虽然位微学浅,却觉得有不少话可说,不至于依例空谈,便欣然命笔。

钟扬本书系《金瓶梅》人物研究。我在拙著《二十世纪〈金瓶梅〉研究史长编》中曾说:“人物形象问题,是金学同人讨论较为充分、著述格外丰富的一个研究方向。如果说‘瓶外学’(作者、评者、成书、版本研究等)是百家争鸣,那么‘瓶内学’(思想、艺术、人物、语言研究等)便是百花齐放。此一领域亦可谓著述如林,仅专著就有孟超《金瓶梅人物论》,石昌渝、尹恭弘《金瓶梅人物谱》,高越峰《金瓶梅人物艺术论》,刘烈《西门庆与潘金莲——〈金瓶梅词话〉主人公及其他》,孔繁华《金瓶梅人物掠影》,鲁歌、马征《金瓶梅人物大全》,孔繁华《金瓶梅的女性世界》,叶桂桐、宋培宪《金瓶梅人物正传》,罗德荣《金瓶梅三女性透视》,王志武《金瓶梅人物悲剧论》,冯子礼《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》,王汝梅等《金瓶梅女性世界》,陈桂声《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论》,魏崇新《说不尽的潘金莲——潘金莲形象的嬗变》,晨曦、婧妍《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》等15部之多。”如果统计论文,则有276篇,其中潘金莲69篇、西门庆54篇、李瓶儿29篇。因此,研究《金瓶梅》人物,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——西门庆与潘金莲。钟扬本书自不

致命一击





例外,其副标题即为“石钟扬说《金瓶梅》: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”。

姑以其西门庆研究为例。钟扬发表在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1998年第一期上的论文《西门庆是“新兴商人阶级”的典型吗?》与《济宁师专学报》1999年第一期上的论文《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》,是他研究西门庆的起点,也是基点。这两篇论文,他后来曾整合为《流氓的寓言——论西门庆》,发表在台湾《大陆杂志》第九十九卷第四期(1999.10.15出版)。本书的西门庆部分,即为上述论文的修订与扩延。

持西门庆“新兴商人”说者,除当代卢兴基先生首倡以后,尚有跃进、李时人(称之为“前资本主义商人”)、王文彬等。此说是《金瓶梅》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说,广有影响。本书持不同观点,而将“新兴商人”卢兴基说与吴晗说分别开来,认为“在吴晗那里,所谓‘新兴商人阶级’实则地主阶级的一部分”(引文见《流氓的寓言——论西门庆》,下同)。因此“这所谓新兴商人阶级既不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,也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,……其所经营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。”这是有力的辩驳。卢兴基先生亦固守定见,他提交给第五届国际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《不同凡响的艺术塑造——再论西门庆这个新兴商人》。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,我相信,这种双方言之有物的论争,必将有益于金学事业的进展。

刘绍智《试论西门庆》(《宁夏教育学院学报》1983年第四期)是西门庆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。其后二十年,除前述西门庆研究专题论文54篇以外,凡研究《金瓶梅》人物者,几无一例外,都要论及西门庆。但我以为,对西门庆的研究,本书最具光彩。

“何物西门庆”?本书定性其为“全景型的流氓”,其“在商场”、“在官场”、“在性生活领域”,“《金瓶梅》的精彩处,……在写了一个流氓的发迹变泰的历史,一个流氓全方位的狂欢,……一个流氓所向披靡、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”,而这个“流氓的神话”,是“瓦解与破坏了封建官制,……封建法制,……国家的税法,……封建礼教”。但这个“流氓的喜剧”,不是“在官场倾轧中倒台”,或“被奴才来旺所杀”,或“在商场竞争中失败”,而是以其“自取灭亡的方式,撕破了这一丑恶的生命,嘲笑了这一丑恶的流氓”。结论是“兰陵笑笑生的喜剧的

致命狂政



笔调,通过否定西门庆,否定了—个时代,否定了—个社会”。关于“审丑”也是“审美”,东吴弄珠客、文龙、邓星雨、潘承玉、罗家坤、陈果安等均有论述,而本书更为生动:“兰陵笑笑生……既不是为丑而丑,也不是以丑写丑,更不是以丑为美,而是从美的立场与角度出发,去撕破丑、嘲弄丑、鞭挞丑。”

“第一奇书奇在何处”?奇就奇在哥哥说其“云霞满纸”(袁宏道《致董思白》),弟弟却说“此书海淫”(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);奇就奇在“劈空撰出金、梅、瓶三个人来,看其……前半人家的金、瓶,被他千方百计弄来,后半自己的梅花,却轻轻地被人夺去”(张竹坡《金梅瓶读法》);奇就奇在“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,既死之后转不死”(《第一奇书》七十九回文龙评语);奇就奇在这是一部“说不尽的金瓶梅”(宁宗一《说不尽的金瓶梅》);奇就奇在这是一场“致命的狂欢”。是为序。

2006年1月8日于彭城预真居

序：汪洋恣肆，机警颖睿

吴敢

不读《金瓶梅》，不知天下之奇

——导言：兼与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商榷 /1

从“四大奇书”到“第一奇书”/“我的《金瓶梅》上，变账簿以作文章”/
“金瓶”文章：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

上篇：以性为命，为爱而亡

——潘金莲：一个十六世纪豪门美妾的性福生活 /21

小引：在同情中了解，在了解中同情

——换副眼光看金莲 /23

评头品足说金莲

——身体的诗意书写 /26

三寸金莲：万般风情始于足下/帘下勾情：勾起的审美第一印象/月娘
惊艳：从头看到脚，风流往下跑；从脚看到头，风流往上流

“魔鬼的才艺”与“尤物之媚态”

——身体诗意的释放 /34

媚态之于人身，犹火之有焰/“谁知姐姐有这段儿聪明”/“你天生就这
等聪明伶俐到这步田地”/女性是花，而素质才是那花中的蜜

另类的智慧与野性的天真

——身体诗意的定位 /47

“嘴似淮洪一般，随问谁也辩他不过”/堪称饶舌的精品/“奴家又不曾爱
你钱财”/“我是不卜他”/“条件反射学说”发展史上本该有金莲留名/王



熙凤未必比得上潘金莲

“虎中美女”与“纸虎儿”

——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潘金莲 /62

即使错配了武大，金莲也曾想“嫁鸡随鸡”/“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子，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子”/邂逅西门庆：第一次品尝到性爱禁果/他们为何在“纸虎儿”武大前退避三舍？/“欲来生快活，须下死工夫”

无限风光在巫山

——热恋中的潘金莲 /74

赴巫山潘氏幽欢/田晓菲解读：巫山上的旖旎风光/“金莲心爱西门庆”/“负心的贼，如何撇闪了奴”

爱的奉献与妾的地位

——封建妾媵制度下的潘金莲 /85

“实指望买住汉子心”/“误了我青春年少”/妾媵制度中的游戏规则/妾的可悲地位/《金瓶梅》：写妾的书

御夫术的艺术精神

——男权主义下的潘金莲 /98

船多岂能不碍港/“你会这般解趣，怎教我不爱你”/“老娘如今也贼了些儿了”/“御夫术”与“吃醋”/红杏出墙：对西门庆的恶性报复

争宠风云与人性弱点

——潘金莲与孙雪娥、李桂姐、宋惠莲之战 /112

“汉子与做主儿，出了气”：金莲与孙雪娥之战/“只拿钝刀子锯处我”：金莲与李桂姐之战/“不许你在汉子跟前弄鬼”：金莲与惠莲之战

争宠风云与母以子殒

——潘金莲与李瓶儿之战 /122

“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”/“李大姐生的这孩子就是脚硬”/“做甚么恁抬一个灭一个”/“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”/“娘休要似奴粗心，吃人暗算了”

争宠风云与妻权之威

——潘金莲与吴月娘之战 /138

“他来了多少时，便这等惯了他”/“如今这屋里乱世为王，九尾狐狸精出世”/“娘是个天，俺每是个地”/“你我如今是寡妇，比不得有汉子香喷喷在家里”

悲哉金莲：为爱而亡

——潘金莲的悲剧意义 /148

“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”/错、错、错：种种机缘皆错过/“我这段姻缘还落在他手里”/“武松这汉子，端的好狠也”

余论：鬼才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及其他

——翻案文章如何做 /156

《金瓶梅》续作种种/荒诞川剧《潘金莲》的轰动效应/翻案文章往哪里翻

下篇：无所不狂，终为性亡

——西门庆：一个十六世纪新型流氓的喜剧生涯 /163

流氓的狂欢

——西门庆的行为艺术 /165

小引：山中猛虎与人间猛虎/交通官吏与纠集无赖/商场上的超前运作/官场上的超常效应/泼天富贵与酒色生涯

流氓的神话

——西门庆的超常功能 /183

致命一击

“你主人身上有甚官役”/“随他本上参的怎么重，只批了‘该部知道’”/
“全是钱老爹这封书，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”/“盗了西王母的女儿，也
不减我泼天富贵”/从“礼崩乐坏”到“乾坤颠倒”

流氓的高言

——西门庆“新兴商人”说质疑 /203

张竹坡的审美感觉：西门庆是混账恶人/郑振铎、吴晗之后：“三位一
体”说与“新兴商人”说的对峙/“官商”西门庆：首先是“官”还是
“商”？/西门庆发迹的关键：是“官”还是“商”？/西门庆为何要砍伐
他赖以托身的树枝？/为何要夸大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小说中的反
映？/余论：西门庆头上的“王冠”及其他

流氓的性战

——西门庆的性疯狂 /225

阉割：掩耳盗铃/西门庆：《金瓶梅》世界的第一性感男人/西门庆也偶
有“情种”风采/性战与征服欲/性具+性药=性科学？/西门庆性战的
战果之一：一批女性的痛苦/西门庆性战的战果之二：一批男性的倒
下/西门庆的性疯狂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/余论：赤着双足去探索这
不可思议的火焰

流氓的喜剧

——西门庆悲剧说质疑 /256

悲剧：对西门庆的误读/西门庆：堪称“东方不败”/西门庆的死亡报
告/西门庆在兰陵笑笑生眼中终是个“鸟人”/流氓的意义：西门庆为
何“万岁”？

外篇：《金瓶》壺奥，奥在何方

——从《金瓶梅》到《红楼梦》 /273

《红楼梦》全脱胎于《金瓶梅》

——陈独秀与《金瓶梅》 /275

毛泽东与《金瓶梅》/胡适与钱玄同对《金瓶梅》的不同意见/陈独秀与《金瓶梅》及其他

《风月宝鉴》中的贾宝玉或许是西门庆一流的人物

——从《金瓶梅》到《红楼梦》 /283

《金瓶梅》：鲁迅视之为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/《金瓶梅》所打破的传统小说观念/曹雪芹“深得《金瓶》壶奥”/曹雪芹在理论上对《金瓶梅》的反拨/曹雪芹在艺术上对《金瓶梅》的反拨/余论：《金瓶梅》与《儒林外史》

主要参考与引用书目 /313

少不读《红楼》，老不读《金瓶》

——自跋 /317





不读《金瓶梅》，不知天下之奇

——导言：兼与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商榷

1

一、从“四大奇书”到“第一奇书”

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：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，被学界称为“四大奇书”。

“四大奇书”名称的确立有个历史过程。从明代天启年间到崇祯年间先后问世的《韩湘子全传》、《三遂平妖传》、《斥奸书》、《禅真逸史》等书的序言或凡例，都把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等说部中的“大哥大”相提并论，却都未亮出“四大奇书”的名号。此期间有类似“四大奇书”的说法，又并非上述四书。崇祯间笑花主人序《今古奇观》有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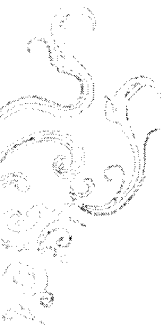
元施、罗二公大畅斯道，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奇奇正正，河汉无极，论者以二集配《伯喈》、《西厢》传奇（按，指《琵琶记》传奇、《西厢》传奇），号四大书，厥观伟矣。^①

清顺治年间西湖钓叟序《续金瓶梅》，将《三国演义》拿下，称另三本为“三大奇书”：“今天下小说如林，独唯三大奇书，曰：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、《金瓶梅》者。何以称乎？《西游》阐心而证道于魔，《水浒》戒侠而崇义于盗，《金瓶梅》惩淫而炫情于色。”^②稍后李笠翁（渔）采用

不读《金瓶梅》，不知天下之奇

① 朱一玄《明清小说资料选》第1056页，济南：齐鲁书社1990年2月版。

② 朱一玄《金瓶梅资料汇编》第690页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。



西湖钓叟“奇书”之名，竖起了“四大奇书”的旗帜。李笠翁为清初的两衡堂刊《三国志演义》作序，劈头就说：

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，曰：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及《金瓶梅》四种。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。^①

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附录“丛书目”载《四大奇书》，按云：“以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西游记》为四大奇书，始于李渔（《〈三国志〉序》）。”^②但李笠翁没有贪此功，他将原创之功推给了冯梦龙（即冯子犹），只说自己赞同冯说而已。而现存文献中尚未见冯有此明确的说法，于是有人推论给《平妖传》、《斥奸书》作序的张无咎、崢霄主人可能就是那神秘的冯梦龙。冯梦龙是明代集作者、编者、策划者于一身的著名俗文学家。要么李笠翁所见冯氏另有明确号称“四大奇书”的文献而今已散佚，要么他借冯氏之名说事，因为当时与俗文学套近乎虽有利却未必是什么荣耀的事。总之，李笠翁之后虽时有波折，“四大奇书”之名却基本定论。

而将“四大奇书”论述得最精当的，当推清康熙年间的刘廷玑。刘氏在其《在园杂志》卷二有云：

壬辰（按：康熙五十一年，1712）冬，大雪，友人数辈围炉小酌，客有惠以《说铃》丛书者。予曰：此即古之所谓小说也。小说至今日滥觞极矣，几与六经史函相埒，但鄙秽不堪寓目者居多。……降而至于四大奇书，则专事稗官，取一人一事为主宰，旁及支引，累百卷或数十卷者。

如《水浒》，本施耐庵所著，一百八人，人各一传，性情面貌，装束举止，俨有一人跳跃纸上。天下最难写者英雄，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。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，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、别样美人也。串插连贯，各具机杼，真是写生妙手。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，分评总批，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。以梁山泊一梦结局，不添蛇足，深得剪裁之妙。虽才大

① 见北京图书馆藏两衡堂刊本《三国志演义》卷首。按，通行毛宗岗评本《三国演义》卷首金圣叹序便是毛氏据李序改托的。

② 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第221页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。

如海，然所尊尚者贼盗，未免与史迁《游侠列传》之意相同。

再则《三国演义》，演义者，本有其事，而添设敷演，非无中生有者比也。蜀吴魏三分鼎足，依年次序，虽不能体《春秋》正统之义，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。中间叙述曲折，不乖正史，但桃园结义，战阵回合，不脱稗官案臼。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，似属效颦，然亦有开生面处，较之《西游》，实处多于虚处。

盖《西游》为证道之书，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，以心猿意马为真配根本，而五众以配五行，平空结构，是一层楼海市耳。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，所谓语言文字，仅得其形似者也。乃汪懋麟从而刻画美人唐突西子，其批注处，大半摸索皮毛，即通书之太极、无极，何能一语道破耶？

若深切人情世务，无如《金瓶梅》，真称奇书。欲要止淫，以淫说法；欲要破谜，引谜入悟。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，奸诈贪狡，诸恶皆作，果报昭然。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，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，掩卷读之，但道数语，便能默会为何人。结构铺张，针线缜密，一字不漏，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？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，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，可以继武圣叹，是惩是劝，一目了然。惜其年不永，歿后将刊版抵偿夙逋于汪苍孚，苍孚举火焚之，故海内传者甚少。

嗟乎！四书也，以言文字，诚哉奇观，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。不善读《水浒》者，狠戾悖逆之心生矣。不善读《三国》者，权谋狙诈之心生矣。不善读《西游》者，诡怪幻妄之心生矣。欲读《金瓶梅》，先须体认前序，内云：“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，菩萨也；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，禽兽也。”（按，此二心说乃东吴弄珠客序中语）然今读者，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，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，岂非禽兽哉！^①

既从思想、艺术、评点论及“四大奇书”之奇之所在，又极为中肯地提示“四大奇书”的读法，指出“四大奇书”虽“诚哉奇观”，关键还在

① 朱一玄《金瓶梅资料汇编》第560—561页。

作为读者的你“善读与不善读耳”。堪称极为精当的导读。

我在拙著《性格的命运——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》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：这“四大奇书”每一部都代表了一个小说流派，代表一个小说流派的最高成就，《三国演义》为讲史小说高峰，《水浒传》为英雄传奇高峰，《西游记》为神魔小说高峰，《金瓶梅》为世情小说高峰，共同构成了明代小说艺术的宇宙空间，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空前繁荣与高度成熟，代表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。它们互相间的关系，用鲁迅的话说是在倒行杂乱中进行。^①

将《金瓶梅》从“四大奇书”中独立出来称之为“第一奇书”的，是清康熙年间的张竹坡。从刘廷玑《在园杂志》，仅得“彭城张竹坡”的朦胧身影。日后长期的研究并没有使这身影清晰起来，反倒有人怀疑他为彭城（徐州）人，认为他乃徽州张潮之侄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吴敢寻得《张氏族谱》，对张竹坡作大清理式的研究，推出《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》这“字字有来历”的著作，才使张氏形象大白于人间。从吴敢所披露的文献，可知张竹坡几乎是在用生命评点《金瓶梅》：

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，偶见其翻阅稗史，如《水浒》、《金瓶》等传，快若败叶翻风，暮影方移，而览辄无遗矣。曾向余曰：《金瓶》针线缜密，圣叹既歿，世鲜知者，吾将拈而出之。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。或曰，此稿货之坊间，可获重价。兄曰：吾岂谋利而为之耶！吾将梓以问世，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，不亦可乎？遂付剞劂，载之金陵。于是远近购求，才名益振。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，日访兄以数十计。兄性好交游，虽居邸舍，而座上常满。日之所入，仅足以供挥霍。

一朝大呼曰：大丈夫宁事此以羈吾身耶！遂将所刊梨枣，弃置于逆旅主人（按，此当与刘廷玑所云“抵偿夙逋于汪苍孚”者为同一刊版），罄身北上，遇故友于永定河工次。友

^① 石钟扬《性格的命运——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》第243页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。